

從童話故事「森林中的老婦人」探索 女性個體化的歷程

Exploring Female Individualization from the Fairy Tale "The Old Woman in the Forest"

趙燕¹、黃宗堅²

Yan Zhao¹, Tsung-Chain Huang²

摘要

榮格應用個體化來說明個人心理的發展，他對心理發展的定義為：「成為一個統合而獨特的個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合個人」。個體化有兩個主要面向：首先，它是主觀內在的整合歷程；其次，是外在客觀關係建立的歷程，此兩者缺一不可。本文擬藉由格林童話「森林中的老婦人」為媒介，詮釋女性個體化的四個歷程：（一）被動啟程，個體化是告別舊我，追尋新我的未知孤寂旅程；（二）信任自性，個體化歷程是自性（self）引領下的身心靈的连接；（三）掙脫母親情結捆綁的拉扯；（四）陰陽融合，個體化歷程中「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原型（龔卓軍譯，2016）實現了融合。文末使用一個臨床案例，將童話故事展示在一位追尋自我成長的真實案例中，將童話分析與諮商實務工作結合起來，期望對於諮商實務工作者有所啟示。

關鍵詞：個體化、森林裡的老婦人、自性、榮格分析心理

壹、前言

童話蘊含象徵語言，能表達人類長久下來所累積濃縮的心靈經驗（郭蕙寧、黃宗堅，2017）。童話常常使用簡潔、淺顯的方式呈現故事中各個角色之間的互動與經驗，蘊含著人類存在的議題與原型（林敏雅譯，2004）。在閱讀童話時，人們常常在無意識中認同故事主角，與之共同經歷、面對與克服所遭

遇的生命議題與心理衝突（李淑珺譯，2005）。

「森林中的老婦人」是一則格林童話，講述一位女僕在主人於森林中遭受強盜侵襲身亡後，仰賴自己的努力度過難關，最後成為皇后的故事。閱讀這則故事，想象在森林中突遭變故後女僕變得一無所有，從驚慌、迷茫到相信靈性的指引，歷經種種考驗，最終變成皇后。就心靈轉化的意涵而言，這則童話似乎象徵著女性的個體化旅程。

¹南京曉莊學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院講師／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生

²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通訊作者：趙燕，江蘇省南京市清涼門大街68號24-62-201室，E-mail：zhypsy@163.com



身為女性，本文第一作者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與這則故事中女僕的遭遇有諸多連接與共鳴。筆者以往生命的主旋律似乎均可歸結為「被動」、「安於現狀」，被動的接受生命的各種安排，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不知道什麼是適合自己的，在面臨選擇的時候總是很糾結。碩班畢業十年之時，作為大學老師的筆者仿佛一夜之間發現曾幾何時身邊的同道幾乎都變成了博士，工作單位發出通牒，沒有博士學位的老師教職難保。猛然間經驗到了生涯危機，每日被焦慮、不安、迷茫等情緒所籠罩，不得已而不斷追問自己：「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究竟怎樣的人生是值得的？身為人母，如何才能為兒子樹立良好的榜樣？……」，在諸多矛盾、衝突的思考中，筆者選擇遠離家鄉赴台攻讀博士學位，這似乎是筆者生命中為自己做出的最合心意的決定。在就讀博士期間，筆者有緣與一些正經歷試圖追尋自我成長、突破舊有藩籬的女性相識、相知，看到了一個個掙扎著開啟個體化旅程的女性，心中頗多慨歎。此刻再度閱讀「森林中的老婦人」，與之深有共鳴。

個體化是榮格心理分析的主要理念之一。個體化的原文為「*in-dividuation*」，首字母「*in*」是「不可」的意思，中間「*dividu*」是「*divide*」的變形，為分割之意，結尾「*ation*」則為「使其成為」的意思，整個詞的意思為「使其成為不可分割之人的過程」。榮格應用個體化來說明個人心理的發展，他對心理發展的定義為：「成為一個統合而獨特的個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合個人」（廖世德譯，2007）。個體化的歷程必須經過時間的淬煉與生命智慧的累積，朝向意識和潛意識情結中原型的和諧一致，以統整內在的力量，賦予人格整體感和堅實感（蘇世修、黃宗堅，2013）。個體化有兩個主要面向，首

先，它是主觀內在的整合歷程；其次，是外在客觀關係建立的歷程，此兩者缺一不可（李開敏、林方皓等譯，2013）。

本文擬根據「森林中的老婦人」梳理出如下四個女性個體化歷程的階段：被動的啟程、相信自性的指引、掙脫母親情結的束縛、阿尼瑪（內在陰性）與阿尼姆斯（內在陽性）原型的融合等，以此詮釋女性個體化歷程。並將此童話故事應用到一例個案諮商工作中，以期對臨床實務工作有所啟示。

貳、「森林中的老婦人」故事概要

從前有個年輕、貧苦的女僕跟著她的主人家一起穿越一片森林，當他們走到森林中間時，遇到了一群強盜，見人就殺。女孩嚇得魂不附體，藏在樹後，才倖免於難，其餘的人統統被強盜殺光了。強盜們離開後，女孩才從樹後走出來。經歷了這場災難，女孩悲痛地哭了起來，她既害怕又無助，不知該怎麼辦。女孩四處走動，想找條出路，但一切均是枉然。到了晚上，她坐在一棵樹下，祈求上帝的庇護，心想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她都將呆在原地不動。

過了一會兒，一只白鴿飛了過來，口銜著小金鑰匙。它把鑰匙放在女僕的手上，告訴她用鑰匙打開一棵大樹上的鎖可以得到吃的，女孩走到樹前，打開了樹上的鎖，發現了豐盛的食物，她放開肚皮吃了個飽。吃完後，她非常困倦，心想：「要是能有張床睡覺該有多好！」不一會，白鴿又飛了過來，口裡叼著另一片小金鑰匙，說：「打開那邊那棵樹，你會得到一張床。」於是女僕去打開了那棵樹，看到了一張精美無比的床，她躺到床上睡著了。第二天早



上，白鴿又飛來了，口裡叼著一片小金鑰匙，說：「打開那棵樹，你能找到衣裳。」小女孩打開樹後發現很多比公主穿的還漂亮的衣服。從此，她便住在森林裡，那只白鴿每天給她帶來各種她所需要的東西。這樣的日子平靜又快樂。

一天，白鴿飛來請她幫忙，她爽快的答應了。白鴿把她帶到森林深處的一間小屋，讓她走進去，告訴她不能跟裡面的老婦人說話。她必須從老婦人身邊走過去，打開一扇門進入房間，在眾多戒指中找到最簡樸的戒指，把它帶給白鴿。女孩走進小屋，拒絕與熱情迎接她的老婦人說話，並用力推開試圖阻擋她的老婦人，走進了房間她看到很多華麗的戒指，可她只想趕緊找到那隻簡樸的戒指，最後，她看到那隻簡樸的戒指在老婦人手提的鳥籠里，她搶過鳥籠拿到了那隻簡樸的戒指，高興的跑回那棵樹，女孩靠在一棵樹上等白鴿，突然她靠的樹變成了一個英俊的男士，他抱著她，說：「是你破了那個老巫婆的妖術，把我救了出來。只要她掌握著這個戒指，我便沒法恢復人形。」這個年輕人是一個王子，他們後來結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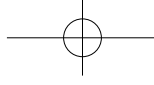
參、女僕到皇后——女性自性化歷程的隱喻

一、被動啟程：個體化是告別舊我，追尋新我的未知孤寂旅程

個體化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傾向，是為了讓個體完全體現自己，在經驗世界的時空中變成真正的自己（黃璧惠、魏宏晉等譯，2012）。然而，個體化歷程如同英雄之旅一般是一個待開啟的歷程，是人們面對生命底層的畏懼、自我懷疑，並一步一步地發展出生命無畏的力量的歷程，個體化歷程涉及每一個人

內在的心靈故事，這個故事與渴望成為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存在有關（朱侃如譯，1999）。女性的個體化歷程常常由人生中的各種「困境」所引發，這些「困境」的出現往往讓自我（ego）陷入危機，個人不得不進入一種失去方向和混亂的狀態，使得心靈能量由向外運動倒退為向內運動（李佩怡，2013）。「問題」將人們拖離被動的位置，逼迫其振作面對。

「森林中的老婦人」中的主角是一個年輕的女僕，女僕似乎象徵著戴著各種人格面具的女性（黃璧惠、魏宏晉譯，2016），安心的去做各種別人所期待的事情，聽從他人或使命的召喚，配合他人的演出，世界和生活重心是「主人」，認為聽從他人召喚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也往往因此與自己的能力、情緒、需求、期待、渴望等失聯了而不自知，甚至認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於不斷滿足他人的需求，能夠為他人服務是自我價值的體現，以為這就是生命的意義。如果生活安然前進，沒有突發且嚴重的失落事件發生，女僕將不會啟動個體化的歷程。走向個體化之路其實是由災難事件所引發的被動之舉。在災難的事件中，所有人都遇害了，只有女僕設法機智地逃脫了，表明女僕似乎具備超越一般人的能力與智慧，然而當她身為奴僕時，這些智慧與能力被塵封了起來，她當時並不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失去了主人，也失去了僕人的身份認同，女孩失去了舊有的安全、舒適、熟悉的存在狀態，再也沒有主人告訴她該做些什麼，女孩陷入了迷茫、孤獨與無助。但也正因沒有人可以依賴，她需要獨自面對生命的考驗，走向一條陌生而充滿未知的旅程。因此，失去了「主人」，女孩才有機會找回迷失已久的「本我」，有機會發現自己的才能、智



慧與勇氣。

二、信任自性：個體化歷程是自性（Self）引領下的身心靈連接

榮格將自性視為整個心靈的整體（廖世德譯，2007）。個體化過程的主體經驗表達了一種感應，某些超個人的力量正以創造性的方式介入其中（龔卓軍譯，2017）。「本我」是心靈最內在的核心，是心靈中最大的力量，而「自我」位於意識領域，僅僅構成心靈整體的一小部分，個體化的過程涉及意識與個人本身無意識領域的本我達成協調（龔卓軍譯，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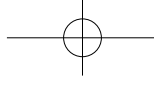
在故事中，遭受變故之前女僕多半生活在應用理性思考的意識領域，與無意識失去了連接，然而，當遭受重大變故後，女僕四處走動嘗試找到出路時卻沒有成功，原有的思考方式和應對模式失效了。面對生命中的重大變故，雖然理性常常是人們的優勢人格，然而在面臨複雜困境時，理性常常無法有效應對，而需要轉向靈性、直覺、無意識。當習慣的應對模式失效後，女孩不得已轉向內在，意味著女孩開始接觸並相信潛意識中的本我。故事中的白鴿常是自性、靈性與直覺的象徵（黃璧惠、魏宏晉譯，2016），當女孩能夠與其內在連接時，象徵靈性的白鴿給予她啟示與指引。此外，鑰匙是開門的工具，象徵著連結與開啟（呂旭亞，2017），故事中的食物代表人的生理，睡眠與人的精力有關，而比公主還要漂亮的衣服或許也是人格面具的一種象徵。當個體心靈和自性沉睡已久，如何讓沉睡的自性再度甦醒呢？首先要做的是找回自己內在的資源和力量，當生理及安全的需求得以滿足之後，自我得到了較好的滋養和發展時，才能夠有能力追尋更深層次靈性

的成長。個體化的歷程非一蹴而就，也非線性發展，不僅需要創造一個不受過去人格面具束縛的意識鏡面，也需要朝向新方向邁進。然而，如果一個人尚未形成合適的符合社會期待的人格面具，基於補償需求，他會從自大的原型意象中創造出人格面具來（黃璧惠、魏宏晉譯，2016）。現實情境中，適度的發展人格面具有利於個體化歷程，但是若過度追求人格面具，沉溺人格面具則會阻礙個體化歷程的進行。

三、掙脫母親情結：女性個體化歷程處於尋求掙脫母親情結捆綁的拉扯中

對意識造成干擾的無意識內容，榮格稱之為「情結」（朱侃如，1999）。榮格認為，無意識的形塑受到家庭環境中親密關係的重大影響，情結是內在的事物，是心靈在消化經驗、將它重建為內在客體後的殘留物。從某種角度而言，情結重構了人類的本能。母親的原型既有溫暖、滋養、照顧的功能，又有控制、束縛、吞噬的一面，負向的母親情結常以「愛」的名義控制女兒的發展。受母親情結控制的女性常常對母親過度認同，與母親及原生家庭的關係過於纏結，表現出人格發展的不充分。如果女兒不能掙脫對內在控制母親情結的認同，則無法聆聽自己內心真正的需要，從而無法走向個體化的歷程。

這則童話中，女孩進入房間後受到很多誘惑，首先是熱忱的老婦人，老婦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讓女孩感到溫暖、得到滋養，拒絕老婦人的誘惑並不容易。然而，老婦人同時在控制著女孩，老婦人竭力阻止女孩找到那枚象徵著自性的簡樸戒指。如果女孩沒有得到自性的指引，沒有獲得充分的身心休整，她很難



拒絕老婦人的熱情，她將會又一次被母親情結迷惑與控制。老婦人試圖阻擋女孩走進第二個房間，女孩努力採取行動，積極與老婦人奮戰最終終於走進了房間，這一過程似乎象徵女性突破母親情結的誘惑與限制的歷程，充滿著掙扎與爭鬥。在那個擺滿各色裝飾華麗的戒指的房間裡，女孩再一次受到了考驗，那是來自控制母親的誘惑，外表的華麗象徵著各種耀眼的人格面具，在陽性原則所主導的社會中，人們常常被外表的華麗所吸引，重規則、重理性、重成就，將生命能量放到不斷追求能夠滿足社會期許、得到社會認可的各種角色中，在眼花繚亂的人格面具中人們迷失了自己。而象徵自性簡樸的戒指卻被母親放到了鳥籠囚禁了起來，女孩必須抵擋住誘惑才能有力量釋放被囚禁的「自性」。從上述故事中，我們發現在追求個體化的歷程中，女孩不得不努力擺脫母親情結的控制，這是一個充滿掙扎與鬥爭的艱辛歷程。

四、陰陽融合：個體化歷程中「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原型實現了融合

阿尼瑪（Anima）與阿尼姆斯（Animus）是連接自我與心靈最深層之本我之意向與經驗的心靈結構（朱侃如，1999），相較於人格面具的「外部形象」，榮格將阿尼瑪與阿尼姆斯稱為「內部形象」，代表個人內部的心靈世界，幫助個人適應挑戰自我的直觀思想、情感、意向與情緒。男性在他們的自我與人格面具的層面常常是理性、強勢、富於攻擊性，其內在卻可能是溫柔、脆弱的，阿尼瑪是男人潛意識的人格化，代表男人心靈中陰性心理傾向，表現男性內在陰性原型的意象；反之，

阿尼姆斯則是女人內在潛意識的陽性化身，阿尼姆斯代表女人心靈中陽性心理傾向，是女性內在陽性原型的意象。榮格認為，自我與阿尼瑪／阿尼姆斯的相遇，所接觸的心靈層級具有引導自我朝向最深、最高處發展的潛能（朱侃如，1999）。當女性不自覺的被過度陽性的阿尼姆斯所控制與佔據時，會變得殘酷而冷漠，失去女性的溫暖、細膩與關懷，而當女性能夠與自己內在積極面的阿尼姆斯產生連接，認識他、接納他、欣賞他，阿尼姆斯就會變成她無價的內在夥伴，賦予她創新、勇敢、客觀和精神智慧等積極力量（龔卓軍，2016；申何永，2004），透過阿尼姆斯，女人能夠為自己找到前進的方向與力量。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均通過將內在的阿尼瑪／阿尼姆斯投射到現實世界中的另一對象身上，被其吸引，通過與外在對象的相識、相處、相知完成其與阿尼瑪／阿尼姆斯的整合，這就是個體化歷程向前邁進的重要因素。

此則童話中，白鴿似乎象徵著內在的阿尼姆斯（黃璧惠、魏宏晉譯，2016），當女僕遭遇危機不得已將注意力轉向內在時，白鴿（阿尼姆斯）出現了，而森林深處象徵著潛意識領域，那是阿尼姆斯的棲息地。女孩看到了白鴿，相信白鴿，願意跟隨白鴿的指引，內在的靈性讓她得到了滋養。女孩必須獨自經歷一系列艱難任務的磨礪，擁有自己內在的力量與智慧，蛻變為更成熟的個體，才能完成與阿尼姆斯的融合。故事中，女僕需要找到那隻象徵自性的簡樸戒指。這是一個艱難的歷程，順利完成這個歷程才能真正讓其被囚禁的阿尼姆斯獲得釋放，完成與阿尼姆斯的整合。女孩與自性接觸後獲得了勇氣、智慧與創造力，得以順利打敗了女巫（負向母親情節）的控制，最終完成了與阿



尼姆斯的整合。

肆、此童話故事對臨床實務的啟發

童話故事常常表明某種深刻複雜但又別具意義的投射，童話故事中的象徵可以協助個案與自己的潛意識世界產生連接，由童話故事所代表的各種象徵可以充當表達工具之用，幫助案主顯露潛意識的層面及其內在想法與感受的細微之處（劉冠姣、黃宗堅，2006）。每當我們講起童話故事，仿佛走進了精靈居住的世界，走進一個意識之外、潛藏無數可能的領域（呂旭亞，2017），如果個案能瞭解象徵性語言要傳達的意義，心靈便開始轉化，這種內在深沉的轉化，將會全面改變一個人和他生命的關係（黃倫芬，2016）。以下則是筆者將「森林中的老婦人」應用到一位已婚女性個案的歷程。

個案，女，38歲，公職人員，畢業於某名牌大學，已婚，育一子。個案因近半年頻繁出現不明原因的情緒低落而求助。個案自述雖夫妻感情不錯，但總會莫名的擔心先生不高興，夫妻相處時個案總會小心翼翼，從不敢盡情的表達自己。在人際關係中，個案總是難以拒絕他人，而處處滿足他人對自己的期待。

在第三次諮商時個案談到每當有朋友或同事約著一起出去吃飯或遊玩，常常會讓她有不安的感覺，她無法預先告知先生和家人自己和朋友相約之事，甚至徑自赴約後先生不停地打電話追尋其蹤跡也常常不接電話，每每因此使先生非常費解、不滿，造成了親密關係中諸多衝突和矛盾。由現實衝突回溯其成長經歷，個案為長女，有兩個妹妹，個案生性活潑開朗，卻又細膩敏感，小時候

父母因工作原因而分隔兩地，母親多愁善感、勤勞善良、膽小怕事，對個案生活上照顧的細緻入微，同時對身為長女的個案的學業有很高期待，童年的生活是孤獨、壓抑的，母親從不讓個案和同伴玩鬧，規定她每天放學要立即回家寫作業，雖然不情願，但是個案卻難以違抗母親之意，由於父親經常不在家，個案深深體會到母親的辛苦，母親對個案生活上的細緻照料讓其感受到了母親深深的愛，個案努力迎合母親，最怕母親對自己失望。偶爾偷偷跑出去和同伴一起玩，回家後總要面對母親陰沉的臉和恨鐵不成鋼的教導，個案害怕母親陰沉的臉。知道告訴母親自己要出去玩是會被阻止的，因此，個案實在憋不住要和小夥伴出去玩時，從不會告訴母親。

筆者認為個案雖已結婚生子，但似乎仍未擺脫母親情節的束縛，習慣處於被動接受與被安排，忽視自己的想法、感受與需求，與「森林中的老婦人」中的女孩戴著類似的人格面具，當筆者在晤談中分享了「森林中的老婦人」，個案聽了這個故事後很容易的與自己的生命經驗進行了連結，了解到女僕失去了主人後不得不靠自己面對生活的困境，就像她現在正面臨著生活與職業發展的困境後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議題一樣，個案突然領悟到母親那張陰沉的臉已經像魔咒一樣牢牢的籠罩著她，總能激起她內心深層的焦慮，讓她無法面對自己。當女孩走進老婦人的房間，受到了老婦人的笑臉相迎，就像媽媽的愛一樣，母親的愛常常讓孩子著迷，然而一味的沉溺其中，則可能會因此失去自我，當個案發現自己一直生活在母親的安排中而迷失了自己時，突然失聲痛哭，為自己，也為母親，因為捆绑的共生關係讓母女均失去了自由。個案談到了工作中被動接受上司的安排是為了得到權威的



認可，如果不能得到上司的認可會引發個案強烈的自責和不安，一味的討好上司導致被工作雜務所淹沒而失去了自我，導致身心疲憊，工作中投入過多精力也影響到了其個人生活。個案總無法拒絕他人對自己的各種「好」，迷失來自他人的各種要求與指令中，戴著各種「人格面具」，壓抑了自我，因此無法發出自己真正的聲音。個案與女孩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她說以往只要別人以為自己「好」的名義就可以綁架自己，拼命活出別人所期待的樣子，但在故事結尾時，看到女孩抵擋住老婦人的種種誘惑，努力找到簡樸戒指的過程對於個案深具啟發，讓個案看到了希望與改變的方向。

伍、結語

個體化是一種緩慢、難以感知的心靈成長歷程，在此歷程中一種更開闊、更成熟的人格會浮現出來，這是一個終其一生的旅程，通過此旅程一個人最終成為獨一無二、無可取代、不可分割之整體。森林中的老婦人這個童話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女性個體化常常由生命中的挫折、不幸、災難而被動啟程，女性在被迫獨自面對生命中的困境時，被迫脫去人格面具的保護與束縛，告別熟悉、安全、舒適的舊有模式，經驗到孤獨、挫敗、無助、焦慮等情緒後突破重重限制，發展出生命無畏的勇氣，在沒有任何外界權威可以依靠的情況下不得不轉向內在的直覺，願意聆聽內心的聲音，信任自性的指引，掙脫捆綁自己的母親情結，與內在的阿尼姆斯融合，走上個體化的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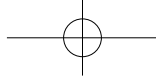
筆者認為這則童話相當適用於在生活困境中迷失自我的女性案主。

由於童話故事中常常蘊含著當事人的投

射，因此治療中應用童話故事有利於將某些具有象徵意義的東西帶入治療中，也讓治療服膺更大的影像，同時藉此也能把我們從一再陷入的移情和反移情作用中拉開（林敏雅譯，2004）。童話隱喻如同一座溝通橋樑，有利於協助諮商師與案主在一條共同且清楚的主線道路上，談論案主較深層且模糊的生命議題（郭蕙寧、黃宗堅，2017）。大千世界，我們是各不相同的個體，可是面對這個世界，我們卻帶著與身俱來的基調，具有超越個體的普遍性、同一性，共同的情結與原型讓我們面臨相似的使命與困境（曾瑋琍、黃宗堅，2006）。

參考文獻

- 申荷永（2004）。心理分析入門。臺北：心靈工坊。
- 朱侃如（2009）（譯）。著。榮格心靈地圖（原作者：M.Stein）。臺北：立緒。（原著出版年：1999）
- 呂旭亞（2017）。公主走進黑森林：榮格取向的童話分析。臺北：心靈工坊。
- 李佩怡（2013）。榮格個體化思想——由負傷到療癒的整合之道。臺北：天馬文化。
- 李淑珺（譯）（2005）。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原作者：S. Cashdan）。臺北：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年：1999）
- 李開敏、林方皓、徐碧貞、黃梅芳、鄭惠如、蔡汶芳、周嘉琪、湯志安、陳世勳、楊孟儒、陳俊霖譯（2013）。給追求靈魂的現代人：湯瑪士·克許談榮格分析心理學（原作者：Thomas B. Kirsch）。臺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年：2013）
- 林敏雅（譯）（2004）。童話治療（原



- 作者：Verena Kast）。臺北：麥田。（原著出版年：1986）
- 郭蕙寧、黃宗堅（2017）。“小美人魚”童話故事的隱喻及原型意義：榮格取向應用於情感困頓男同志諮商之案例探究。輔導季刊，53（1），1-9。
- 曾瑋琍、黃宗堅（2006）。《魔戒》中的原型及其隱喻：一個榮格心理分析的觀點。諮商與輔導，250，33-38。
- 黃倫芬（2016）。蔓藤男孩個體化之旅——一位青少年的沙游治療歷程探究，輔導季刊，52（1），24-36。
- 黃壁惠、魏宏晉（譯）（2016）。英雄之旅——個體化原則概論（原著者：Murray Stein）。臺北：心靈工坊。
- （原著出版年：2006）
- 廖世德（譯）（2007）。榮格與煉金術（原作者：Jeffrey Raff）。臺北：人本自然。
- 劉冠紋、黃宗堅（2006）。創傷與復原：隱喻故事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諮商與輔導，250（22）：22-27。
- 蘇世修、黃宗堅（2013）。從神話故事“聖杯追尋”看中年男性自性化歷程的隱喻象徵。台灣心理諮商季刊，5（3），30-44。
- 龔卓軍（譯）（2016）。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原著者：C.G Jung）。臺北：立緒。（原著出版年：1964）